

我的“民生街”:云南路(下)

◆ 陆其国

“小绍兴”重奏前朝曲

炎热的夏天来临了,那时电风扇离老百姓生活还很远,空调更是连听都没听说过。夏天洗澡是每天必须做的事。每到黄昏,云南路就又多出一道风景,那就是到处坐满满满洗好澡到马路上来乘凉的人们。那时候老百姓的家实在太小了,家庭人口又实在太多了,只能一个轮着洗澡,轮上谁,其他人就得出门回避。云南路就成了全弄堂人回避栖身和纳凉避暑的胜地。对我们来说,回避的时候,小书摊就成了最理想的歇脚地方。在我的印象中,在那样的大暑天,痛痛快快洗一把澡,然后坐在小书摊上租几本精彩的小人书看,绝对比吃棒冰雪糕有味道。棒冰雪糕一眨眼就吃光了,租一本小人书可以捧在手里从太阳落山看到天暗下来小书摊收摊。

不幸的是,小书摊在“文革”开始后也遭了殃,那遭遇对小书摊主来说肯定是致命的。那年我恰巧在阳台上目睹了事情发生的整个过程。我亲眼目睹了一群气势汹汹的红卫兵毫不留情地砸烂了小书摊。红卫兵不仅推倒了书架,还将一只只脚踏上去,将它们踩得粉身碎骨。后来他们就狠狠撕起了小人书,一边撕一边大声责问小书摊主:“谁让你用毒草小人书毒害青少年的?”“你卖黄色小人书毒害青少年用心何在?”“你必须低头认罪!”

那一本本曾经带给我无限幸福和快乐,并使我得到最初的文学启蒙的小人书,在这样的斥责声中,被撕成碎片随风飘荡……

小书摊主一动不动地拄着拐杖靠在墙上,如果没有身后的墙壁,他肯定站立不住。他表情凄惨,目光痛苦且充满哀怜,看去就像在为他的遭到不测厄运的小书摊肃立默哀。这一幕就发生在阳光下的云南路上。那年我十二三岁。那时候我还压根儿不会去想,没有了小书摊,小书摊主今后怎么生活。

小书摊从此在云南路上消失了。直到今天,我再也没有见过当年的小书摊主,甚至不知

道他是不是还活着。我只知道小书摊懂小人书、爱小人书。如果他当年那满书架的小人书保存到今天,他肯定是一个了不起的连环画收藏大王。他恐怕做梦也不会想到,他的小人书有一天会酿成他人生的大劫难、大厄运、大悲剧。

“文革”不仅拒绝小人书,还拒绝一切与玩乐相关的场所,比如大世界游乐场。游玩大世界被理所当然地视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。于是大世界的大招牌就被摘了下来。一忽儿换成“东方红游乐场”,一忽儿换成“上海青年宫”,虽然还是脱离不了一个玩,但却不再姓“资”(资产阶级)而是姓“无”(无产阶级)。

写云南路,当然不能不写小绍兴鸡粥店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今天云南南路成为名传遐迩的美食街,其名声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小绍兴鸡粥店带起来的。那时候云南南路也不叫云南路,而叫八里桥路。

1937年,浙江绍兴马鞍镇章庄一个名叫章元定的人离开家乡,到嘉兴平望万盛染坊找到一份生计。不料染坊不久被日商吞并,章元定无奈之下到上海谋生。他先在一家锯木厂当临时工,后做起小买卖,从东方饭店(今上海市工人文化宫)、远东饭店(后为部队招待所,今已拆)的厨房那里批些鸡头鸡脚等杂碎,到附近大街小巷叫卖,据说生意还不错。

1940年,他妻子带着16岁的儿子章润牛也来到了上海,帮他一起卖鸡头鸡脚做小生意。相熟的人们自此称章氏父子为“老绍兴”和“小绍兴”。1943年,章家在八里桥路(今云南南路)菜市街(今宁海东路)大东新旅社门口搁下三块铺板,出摊供应鸡头鸡脚。生意很不错。这里顺带提一笔,宁海东路菜场也是很有名的一家菜场,从它从前被叫做菜市街来看,其形成菜市应该也属历史悠久。前文曾提到,宁海东路很早就形成了鸡鸭蛋行一条街,到我生活在那里时,宁海东路除了鸡鸭蛋行,已经成为一家著名的马路菜场。虽然它的规模没有邻近的八仙桥菜场、四马路(福州路)菜场那么大,但它的影响丝毫不逊色于它们。



■ 云南南路美食街

每天天不亮,宁海东路菜场就传来早起的人们前往排队买菜的一片闹嚷嚷的声音。那时候货物少,七点钟开秤卖菜,五点钟就得去排队,就这么点青菜萝卜茄子莴笋番茄……去晚了就轮不到了。排队买菜也是我们那时生活中的主要内容之一。

抗战胜利后,上海呈现出繁荣景象,八里桥路(今云南南路)小吃街已呈摊棚林立之势,章家将小摊又转移到这条路上的如意茶楼门口,还摆下小桌小凳,顾客可以买好坐下来慢慢吃,除了鸡头鸡脚,还有白斩鸡和鸡粥,很像今天夜排档的架势。不久后,章元定女儿章如花也从家乡来到上海,章润牛妻子吴阿媛也来做帮手,生意日见红红火火。之后他们又向人取经,将白斩鸡烧煮得皮脆肉嫩,大受食客青睐,培养了大批回头客。

小绍兴白斩鸡终于名声在外,且越来越响。形成云南路特色小吃中的“品牌”。那时候人们叫“小绍兴”已不是在叫章润牛,而是叫章氏在云南路上的家族企业了。

“文革”中,云南路的小吃特色自然也属扫除之例。虽有吃,但不敢再张扬,据说数量也减少了许多。下午开卖后须排队购买,外卖大约一个多小时就卖完了。堂吃数量也有限。那时别说云南路不景气,整个上海恐怕也如是。直到“文革”结束,改革开放之曲奏响,“小绍兴”才又重奏前朝曲。

6.两人孩子般地勾手

露茜娅说:“你来得正好,唐先生,我舅父已过世,您说过,同病相怜、患难与共,我就邀请爱德华大叔、卡特克夫人和小保罗、莱文莎搬到我的头等舱一起住,组成一个‘多姓家庭’。”

唐金汉:“多姓家庭?”露茜娅:“我们是来自不同国家、不同姓氏,从今天起,我们就是家人了。”爱德华:“这样弥补各自失去亲人的苦痛,相互照应,互相给予亲人的爱。”保罗:“大哥哥唐,从今天起,我和妹妹再不是孤儿了,爱德华大叔、卡特克夫人就是我们的爷爷奶奶,露茜娅就是我们的姐姐。”莱文莎:“你也来加入我们的多姓家庭好吗,做我们的真正的大哥哥。”

清晨,太阳从海平线上冉冉升起,邮轮沐浴在一片金色阳光之中。悠扬的小提琴声中,唐金汉身着中式练功服在甲板上打拳,他的动作洗练、刚劲,跃起时像雄鹰展翅,卧倒时像出海蛟龙。悄悄站在一旁拉着小提琴的露茜娅看得目瞪口呆,不禁停琴鼓掌叫了起来。

听见叫声,唐金汉立即收招,走了过来:“露茜娅小姐,早晨好。昨晚睡得好吗?”露茜娅:“谢谢您,唐先生,它是我上船以来睡得最好的一夜。我有两个请求,您能答应我吗?”唐金汉:“对于漂亮小姐的要求,本人义不容辞。请说。”露茜娅:“第一、请你不要在我的名字后面加上小姐。”唐金汉:“作为交换,也请你在我的姓后面去掉先生二字。”露茜娅:“那我怎么称呼您呢?”唐金汉:“我叫的唐金汉。唐朝的唐,黄金的金,罗汉的汉。”露茜娅不知所措,忽闪着大眼睛:“唐朝—黄金—罗汉?你们中国人的名字太难记了,对,我就叫你罗汉好吗?”唐金汉:“罗汉在佛教里是位武功高超的神仙。”露茜娅:“好。你就是神仙……我的第二个要求……你刚才跳的(比画着)中国舞蹈很美。我很想学。”

唐金汉:“那不是舞蹈,是中国武术,你们欧美人又叫‘中国功夫’。”露茜娅:“对,中国功夫,罗汉,你能教我吗?”唐金汉:“当然。露茜娅,学中国功夫是很苦的。”露茜娅:“我不怕。”她向唐鞠躬:“我现在就拜你为老师。”

“等一等。”唐金汉也深深地向她鞠躬。

唐金汉拿起她的小提琴拉了起来。露茜娅欣喜地:“你也喜欢拉小提琴?”唐金汉:“喜欢,但只是拉不好,你能教我吗?”露茜娅“好。”两人孩子般地勾手。

轮船在大海上继续航行。晚霞中、晨曦里,月光下,在船首或船尾的甲板上,唐金汉带着露茜娅练拳脚、练刀枪,露茜娅从动作生疏渐渐地动作熟练起来。博得旁观一些船员的喝彩和掌声。

在一个风平浪静的夜晚,海,像蓝色的镜面。繁星满天,洒落海面,时而有流星拖着光亮的尾巴,堕入海里。邮轮在星的世界里航行。此时,万籁寂静。只有船头轻轻的破水声、发动机的嘟嘟和小提琴声汇成一曲海上奏鸣曲。

甲板上,出现一立一坐的剪影:露茜娅靠坐在缆绳架上仰望着夜空。唐金汉立在她的身旁拉着小提琴,一曲终了,他俯首轻唤:“露茜娅……”露茜娅出神地仰望着星星,听到喊声如梦初醒地回答:“啊?噢。”唐金汉:“我在请教你哪,老师,我拉得怎么样?”露茜娅仍在注视着星空

回答着:“好,非常好!”唐金汉:“什么非常好?”

露茜娅陶醉地说:“这个布满星星的夜空,这片盛满星星的海洋,我们好像置身于星的世界!真是太美了!罗汉,听说地上有多少人,天上就有多少星星,是吗?”

唐金汉:“你们犹太人也有这种说法?露茜娅:“是呀,看,那一颗星是我。”她用手指着天上的一只星说。唐金汉看后忙问:“那我呢?”露茜娅手指天上另一颗比较远的星:“那一颗!”唐金汉忙问:“两颗星距离为什么这么远?”露茜娅:“因为……我生长在欧洲,你是在亚洲。对啦,罗汉,在这艘轮船上,从船长到水手,为什么就你一个是中国入?”

唐金汉回答:“我们中国人到欧洲来多是学习科学和技术,而我偏偏学航海和电报学科。今年毕业,由我的导师介绍到他的老同学亚当斯·彼得船长的船上来见习,临开船前报务员走了,由我顶班。”

明星狼

王为民



21.告别让我肝肠寸断

这两只狼只要一有机会,就会离开熟悉的环境去寻找自由,而追赶兔子的“游戏”,正是本性在驱使它们学习捕猎,这种学习对于狼来说,显然是太晚了,因为,它们只会玩儿追赶兔子的“游戏”,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将追到手的兔子杀死变成美味的食物,真是充满“爱心”的狼啊。如果把 Cloudy 那些狼放回草原,等待它们的只有死亡。因为最重要的生存本领和技能,它们从没实践和练习过,在残酷的自然法则中,它们是“废物”。想到这些,我内心的愧疚感越发强烈。

一个饲养员的身体移动惊扰了两只狼和兔子,它们扭头看着我们的方向。我站起身,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安德鲁平时在训练时奖励给狼吃的特制“零食”,朝它们挥手示意呼喊着:“Good boy, Good boy! Come on!”两只狼看着我,竟然没有丝毫惊慌,眼神中流露出亲切和熟悉,它们像平时在训练中一样朝我奔了过来,欢快地接受了美味的“零食”,几个饲养员趁机围了上去。

好了,两只狼终于被“捉拿归案”。离开时,我看到其中一只狼依依不舍地回头看看刚才扑赶兔子的小丘,兔子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了。我心中更加不是滋味,小狼啊,对不起,也许你们很遗憾回归自然了,但我保证让你们幸福地活下去。

《狼图腾》杀青了,终于可以长长地松一口气了,但离别的哀愁却深深地笼罩着我。拍完电影,狼怎么办?我和安德鲁都对这些狼充满了爱,尽管有深深的不舍,但是正因为爱,我只能忍痛放手。

我考虑再三,确定了加拿大是 Cloudy 和狼的最好归宿。我开始给 Cloudy 和其他要飞往加拿大的狼孩子,以及几条狗孩子办理“移民”手续。因为时间非常紧迫,我在各种手续中东奔西跑,忙碌不堪,甚至忘记了去想念 Cloudy,只有在晚上回到家中,静静地闭上眼睛,才一幕幕地回忆着这几年和 Cloudy 在一起的点点滴滴。

直到飞往加拿大的飞机起飞前的几小时,我才将所有手续全部办好,而那时,Cloudy 和其他总共 16 只狼,包括狼狗 Rusty 和其他几条狗都已提前运往机场,准备空运了。

我以最快的速度驱车去机场,心中不断祈祷,Cloudy,别走,等等我。

高速路上,往来的车流都幻化成光点,一切声音都归于静寂,我想象着在机场,Cloudy 向我奔来,我们再一次深情地拥抱在一起,它不停地拱吻着我,而我在它的颈背上抚摸,最后的告别,一定要留下最美的回忆。

停好车,我一路狂跑,不断地扬起证件,通过重重关卡,几乎没有浪费一秒!

然而,等我终于冲到货运仓库,眼前的一幕让我顿时从头冰冷到脚,那是彻骨的冷!没有飞奔而来的拥抱,甚至都看不见 Cloudy 的影子,只有一个贴着 Cloudy 名字的箱子立在那儿。冰冷的不锈钢专用箱,箱体上布满点状的透气孔。Cloudy 已经装入箱中等待上机了。我最后的一丝渴求和希望也破灭了。

这时,我忽然感觉到了箱子里躁动不安的气息,一阵阵爪子触碰钢铁的声音,一声声悲伤的嗥叫,Cloudy 一定知道是我来了,它应该可以看到我!隔着布满透气孔的铁箱,Cloudy 不停地冲撞着铁箱,发出啪啪的声音,而我,根本没法看清它……这种告别方式让我肝肠寸断。

飞机在跑道上加速,飞上天空,我泪眼模糊,抬起无力的手轻轻挥动:再见,Cloudy! 再见,我亲爱的孩子!

2014年10月。紧张的后制作基本完成了,难得有了段休息的时间,我尽量地放松自己,可是,我很清晰地感觉到,在内心深处的某个地方,总有一丝牵挂和放不下的感觉。我知道,我是在想念 Cloudy。一只狼,从嗷嗷待哺,到成长为《狼图腾》电影里的明星,中间的坎坷、痛苦和欢乐,我都亲身经历,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,我都和 Cloudy 共同度过。就像在一起相处了几年的老朋友,不,更像是亲人,我和 Cloudy 早已结下了一生都无法解开的缘分。

我想念 Cloudy。安德鲁发过来的照片已经不能满足我的想念。我想见到 Cloudy,再次轻抚它的颈背,感受它对我的亲昵和信任,感受它充满自由狼性却对我无比温柔的眼神。

犹太难民在上海

耿可贵

